

费念慈信札五通

谢作拳

费念慈(1855-1905),字杞怀,又署峽怀,号西蠡,又号趁斋,晚号艺风老人,江苏武进人。光绪十四年(1888)举人,十五年进士,改庶吉士,授编修。光绪十七年任浙江乡试副主考时因事被劾,自此寄居苏州,以撰文自娱。

温州博物馆藏有五通费念慈的亲笔信札,二通写与黄绍箕,三通写与胡调元。黄绍箕、胡调元都是温州瑞安人,均进士出身,与费念慈都有较密切的联系。费氏诸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,略作分析如下。

致黄绍箕书

黄绍箕(1854-1908),字仲弢,又字穆琴,晚号鲜庵,浙江瑞安人,黄体芳子。光绪六年(1880)进士,九年授翰林院编修。二十一年侍父归里,列名“上海强学会”。二十三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,二十四年任会典馆提调、翰林院侍讲、左春坊左庶子、京师大学堂总办等。二十五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。二十六年受张之洞之聘,赴湖北主持两湖书院。三十年任编书局监督,次年正月兼任译学馆监督。三十二年任湖北提学使,卒于任。著《中国教育史》等。

中弢前辈世年大人苦次:

前于春间作书,交舍侄彝训携入都,既而不果行,书亦未达。五月之晦于申浦见旭庄丈^①,始惊闻夫子大人骑箕之讣,相持而哭。先闻榕村^②言师忽断酒月馀,私衷以为不祥,寻复自解,南中卑湿,高年节饮,未可竟以为忧。孰意甫逾两旬,遽谢宾客。叔彦^③言闻疾未革时,预知讳日。与

①王仁东(1852-?),字刚侯、旭庄,又字勳专,福建福州人。黄体芳门生王仁堪之弟。光绪二年(1876)举人。初任内阁中书,后官南通知州、江安督粮道、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。

②指胡调元。

③曹元弼(1867-1953),字叔彦,一作彦叔,号叙彦,晚号复礼老人,江苏吴县人。光绪十一年(1885)入南菁书院学习,夺得拔贡生第一名。时任江苏学政的黄体芳非常赞赏,在其卷后批以“他日当以经济气节名世”。

先公^①同生英死灵，去来有自，非生天成佛所能尽也。

前辈戴星而奔，犹及视敛，同是孤露余生，不敢以泛语相慰唁。惟念世变之艰，门业之重，互勸道义，交励名节，保此家声，他日见两先人于地下耳。

先公尝言：生平以未识吾师为憾，有“将来为我求佳传”之语。念慈以年谱未刊成有所待，而师已偕返道山，此终身之隐痛也。

附呈联幛，乞献几筵，临纸哽塞。先公墓志墨本并望鉴入，即承孝履。

年侍制费念慈叩头，六月十二日。

按：此信乃费念慈得知黄体芳去世消息后，写与黄绍箕的唁函。信末未署年份，但从内容“夫子大人骑箕之讣”可断定此信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（即1899年7月19日）。据《黄体芳集·年谱》^②载：“（光绪二十五年）五月初九日，卒于里第，年六十八。”

费念慈《光绪己丑科会试硃卷》“受业、知师”栏有“黄漱兰夫子名体芳（前江苏学政）”，则此信中的“夫子大人”即指绍箕之父黄体芳（1832-1899）。

光绪二十五年二月，黄绍箕迁翰林院侍讲学士，五月转为翰林院侍读学士。就在此时，黄绍箕接到家书，得知父亲病重，并急忙告假星夜南归，于五月十二日回到家，而其父已于初九日去世。黄绍箕悲痛欲绝，为文告祭，誓终身不负所学，取《诗经》“鲜民之生”句义，更字为“鲜庵”。又作挽父联“出则思乡里，归则念朝廷，得意生平曾几日；病不待汤药，歿不亲含殓，衔哀从此到终天。”

而此时的费念慈，因其父费学曾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去世在家守制，故有着同样的心情，“同是孤露余生，不敢以泛语相慰唁”。又念其父尝言及“生平以未识吾师为憾”，“将来为我求佳传”之语，以未得黄体芳为其父所作之传，甚为遗憾，乃作挽联云：“吾道终穷，不慙遗一老，江河满地，我适安归，沧海横流，国谁与立，况年来悲忧交集，忽惊梁木倾颓，小子何依，大壑藏舟元气尽；先人所憾，以未尝识君，万沙育士，同播美谈，单骑请纓，尚虚家传，倘天上英灵能聚，为说楹书安稳，孤儿无状，青山誓墓泪痕多。”哀悼夫子大人的去世。

二

奉讳来，百事都废，而憲斋^③病日甚，所藏三代器精者多以相畀，蓮园之“頌鼎”、“頌敦”诸重器，亦入敝庐，于是三代吉金所获已逾三十。长夏当拓寄中頌^④同年也。幸先闻，草草里报，即承侍福。

制念慈再拜，五月三日。

①费念慈之父费学曾（？-1898）字幼亭。曾任天津知府、直隶按察使等职。

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4年。

③吴大澂（1835-1902），字止敬、清卿，号恒轩，别号憲斋。江苏苏州人。同治七年（1868）进士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擢广东巡抚，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。著《说文古籀补》、《憲斋诗文集》等。

④指孙诒让（1848-1908），字仲容，号籀廬。

按:此信末未署年款,据信中所提“憲斋日病甚”,根据吴大澂于光绪二十八正月廿七日(1902年3月6日)去世来判断,此信当作于吴大澂去世前一年(光绪二十七年)五月三日,公历1901年6月18日。

此时费念慈仍居家守制。费念慈寄居苏州,而吴大澂乃苏州人,二人均嗜藏金石古玩,常有往来。如今吴大澂病重,以所藏三代青铜器传与费念慈。费念慈亦常将所得的金石拓片寄给精于文字之学的孙诒让,共同研讨甲金文字。孙诒让曾将得自潘祖荫与费念慈的金石拓片一百五十六幅辑成《郑龠趁斋两家藏器拓本》^①。

信中蘧园原指网师园,初为南宋淳熙年间吏部侍郎史正志所营“万卷堂”故址。乾隆年间,光禄寺少卿宋宗元退隐苏州,在万卷堂旧址营筑别业,名园为“网师园”。乾隆末,太仓富商瞿远村购得,人称“瞿园”,又名“蘧园”;同治初,园归江苏按察使李鸿裔。因与北宋诗人苏舜钦所建沧浪亭相近,李氏自号“苏邻”,并改园名为“苏邻小筑”。故此处蘧园借指李鸿裔(1831-1885),字眉生,号香岩,又号苏邻,四川中江人。咸丰元年(1851)举人,同治初年官至江苏按察使。罢官后,居苏州。精书法,临抚魏、晋碑铭,无不神形毕肖。工诗文,晚年好佛。著《苏邻诗集》。

信中所提“颂鼎”,据张长寿、闻广《跋落照堂藏颂鼎颂盘拓本》^②载:颂鼎有三,其一乃李香岩、费念慈旧藏,高30.8厘米,口径32.8厘米,铭文15行,现藏上海博物馆。

致胡调元书

胡调元,幼名元燮,字榕村,浙江瑞安人。胡调元《光绪辛卯硃卷》载其出生于同治壬戌年(1862)九月十三日,但据《补学斋联语》中《内子项淑人挽联》序:“戊午夏正九月十三日为余六十寿辰”,戊午为民国七年(1918),按虚岁算他应生于咸丰九年(1859),而非硃卷中所载生于同治壬戌年。早岁曾从黄体芳、孙锵鸣学。光绪十七年(1891)辛卯科举人。是科浙江乡试主考官为李端遇、费念慈,试题“子张学干禄。子曰:‘多闻阙疑,慎言其餘,则寡尤。多见阙殆,慎行其餘,则寡悔。言寡尤,行寡悔,禄在其中矣’”、“旅酬下为上”、“序者射也”、“赋得赏月延秋桂 得秋字五言八韵”,费念慈的批语为“去肤存液,经策详明”,李端遇批语“炼气归神,经策古茂”,胡调元被取中第四十七名举人。光绪二十年进士。曾在苏州府任职,后于光绪三十一年冬出任江苏金坛知县,任职九个月。光绪三十三年调补宝山知县,至辛亥革命后回里。卒于民国十九年(1930)。工诗文,有《补学斋诗文钞》、《补学斋联语》等。

费念慈去世后,胡调元曾作挽联:“为三吴间开通民智,先生独出冠时,有改良教育,致富经纶,盛业在维新,况今金玉堂中,正是名高书宸日;溯十年来

^①现藏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理分馆(原杭州大学图书馆)。

^②《文物》2009年第9期。

叨侍官游，小子渥蒙手植，奈公癖毗连，门墙失庇，冗员愧司夜，此后桃花坞畔，不堪腹痛过车时。”

—

榕村仁弟足下：

仆来山中经营窀穸，择廿八日敬奉先灵，永安宅兆。内人等于廿六自苏来虞，寓中空虚人少，不足以看守，乞专派数人一为照料，自廿六起至初四九日，家人可归，便可无庸专守矣。吾弟夜巡时更幸时一过舍，尤感。重劳清神，统容面谢。敬颂升安

友兄制念慈顿首，廿四日瞻庐寄。

按：据胡调元《前直隶按察使费幼亭太夫子学曾挽词》引^①：“箸雍（戊）闾茂（戊）之岁仲吕月（四月）乙未日（十三日），我太夫子荣禄公以疾卒。”得知费念慈父费学曾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去世。费念慈奉讳在家，葬父于虞山麓。札中“山”即指虞山，在常熟境内。

费念慈《致缪荃孙书》^②有“弟五月中筑瞻庐于新阡墓侧，至七月初工竣，十三谨奉先灵移殡丙舍。遵遗命，卜十月廿八日敬安窀穸。……先严遗事，惟公最详，交谊亦最深，谨遥望稽顙，敬求俯允，感且不朽。曲园丈撰家传，南皮师撰神道碑，缘督撰墓阙铭，孙仲容撰诔，他日汇刻为《清芬录》，敬藏祠宇，并以奉闻。”由此得知费念慈葬父于十月廿八日，即信中“择廿八日敬奉先灵，永安宅兆”，故此信当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四日（即1898年12月7日）。

费念慈夫人即徐郙之女徐原仙。徐郙（1838—1907），字寿蘅，号颂阁，江苏嘉定人。同治元年（1861）壬戌科状元，授修撰，历任礼部侍郎、礼部尚书，拜协办大学士。

据胡调元《七期祭先严文》中有“奉大宪委办苏城警务”之句以及《送钱乙楼大令国选归省》诗中小注“君与余在苏以捕务同事两年”，可知胡调元当时正担任苏州警务职务。故费念慈此信有“乞专派数人一为照料”、“吾弟夜巡时”之语。

胡调元另有《挽前直隶按察使费幼亭太夫子联》：“为忠亲王持节前驱，出艰入险，患难相依，官隐久殊途，最奇万里音传，先后骑箕如有约；借长生佛悬弧预庆，举酒称觞，亲朋毕集，笑谈成永诀，想见五香浴罢，去来证果已分明。”

二

榕村仁弟足下：

顷与杏荪^③谈新政创议，欲撰一书进呈，以《周官》为之纲，以历代政

①胡调元：《补学斋诗抄》卷二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活字版，温州市图书馆藏。

②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（上），费念慈第一百三十七通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
③杏荪即盛宣怀（1844—1916），字杏荪，又字幼勳、荇生、杏生、号次沂。

治之因革损益诸大端为之目,包举西政,寻其源之出于中法,不谬戾于经义,可实见施行者,条举而件系之,以大破近日言变法者之狂谬。别黑白而明是非,正纲常而开风气,宗亭林拨乱反正,法古用夏之言,以郑、贾之学治天下,彰中国文明之教,一洗敲邪迂陋之痼习。杏荪极以为然,欲速成之,谓机不可失,俟圣驾回銮^①即奏御,即属仆撰定。斯事体大,以仆之陋劣,何足成此?生平所钦服惟仲颂先生,因力荐以总其成而仆随其后。书成,杏荪愿任《周官疏》刻资为谢。今所拟撰却与著书不同,所挈领提纲,明白晓畅,坐而言者立可起,而以则为卷,不必甚繁,方剋日可就。其声光力作之说,别为《西学溯源》一书,关近时外中国而内夷狄者之口,以《墨子》统之。吾辈沈霾章句,栖遁山林,本无用世之志,然人心将灭,名教渐驰,此则儒者之责,愿与仲老及吾弟共勉之。乞为道达,并谢不谋之过。即乞速驾偕来,已辟留园为馆舍矣。

仆近年所获商周器三十有六、秦汉六朝二十餘(沿、枚以至造象),拟撰《徵存》、《举例》、《通释》三书^②,亦欲就正有道,同赏奇析疑也。翘候翘候,临纸主臣。

念慈再拜,三月七日。

按:此信末未署年款,但据其中提到“俟圣驾回銮”来看,当作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(1901年4月25日)。

清政府重议更制,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、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,两次下诏,通令京外各大臣,参酌古今中西政治,对朝章、国故、吏治、民生、科举、学校、军制诸端,各抒所见,陈候甄择施行。会办大臣盛宣怀因与孙诒让不识面,而闻诒让治《周礼》学,且知其乡人费念慈与诒让论学甚相契,即托费念慈驰书,乞请代撰条陈。

胡调元因父亲去世,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回家守制。此信即费念慈托胡调元请孙诒让以《周礼》为纲,针对当时形势撰写《变法条议》。孙诒让受邀后,草成四十篇以答之。而盛宣怀、费念慈读后顾虑颇多,没有上陈。因《变法条议》中提及的废拜跪、除忌讳、革官监、裁冗官、改兵制、伸民权等事,乃当时人们所不敢议者。次年(1902)四月,孙诒让将《变法条例》易名为《周礼政要》,分成二卷,并补作自序,由瑞安普通学堂刊行,作为教学用书。而后上海各书局争相刊印,重印达十餘版。山东巡抚杨士骧“命诸学堂用为教科书”,社会影响相当广泛。

三(图见封二)

来书备悉,仆近有亡弟之丧,以绪甚恶。《周官》一书得仲颂先生定

①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八国联军入侵北京,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至西安,翌年辛丑和约议成,太后与光绪帝八月二十四(10月6日)由西安启辟回銮,于十一月廿八回到京城。

②费念慈于光绪二十七年有书致孙诒让,提及“乙未南归,值吴下诸藏家时复散出,乃得择而有之,思为《徵存》、《举例》、《通释》三书,而学不足以成之。戊戌奉讳,此事遂已。”

稿,可以古学挽狂澜矣。孝章之意在简括明白,人人可晓。奏御后,方可望见诸施行。回奎后即欲写定进呈,故势不能缓,稿本乞从速寄示,其事尽可遥领也。

仲颂先生前不及即候,以日来方料理弟妇过门守贞事,且为亡弟举殡,百冗毕集也,稍迟即详复^①。《墨经》张注^②已领到矣。

蕺田年伯^③之丧未得赴,想设奠已过,望为送楮敬八元聊代□献。此颂榕村吾弟著福

兄期念慈顿首,十五。

按:札末未署年款,但据“亡弟之丧”及“蕺田年伯之丧”等信息得知,此札作于光绪二十七年(1901)。据《翁同龢日记》“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六日”条:“得西蠡函,其弟殇,复函慰之。”得知费念慈弟于三月廿六日去世。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)八月,孙诒让写定《周礼正义》八十六卷,并作《自序》及《凡例》。后经友人黄绍箕、费念慈襄助校勘,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,樊茝谋以《周礼正义》铸铅版。光绪三十一年夏,历时20余年、稿凡数易的《周礼正义》终于刊成问世。

温州市图书馆藏《周礼正义》稿本前有费念慈跋:“光绪壬寅三月从鲜堪[庵]前辈假观,病中校读至《考工》,以目疾未卒业。癸卯二月樊君时勋付铅印,匆匆寄还。念慈记。”

孙诒让撰《周礼正义》,有深意寓于其中,为了挽救时弊,而阐扬《周礼》政、教两大端的经世精神。即费念慈信中所言“可以古学挽狂澜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温州博物馆

①费念慈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及七月二十七日有书致孙诒让,并寄示藏器拓墨。(孙延钊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3年)

②当指张惠言《墨子经说解》,孙诒让有《斟读张惠言〈墨子经说解〉题识》(《孙诒让遗文辑存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0年):“奉文先生此书,余廿年前嘱老友钱君元择于常州访之,渺不可得,以为久付蜡车矣。近如皋冒孝廉广生始属其戚武进金桂生武祥以藏本录寄,阳湖恽小坡氏藏有手稿本,为之狂喜累日。所定《经下》句读,与余前考定本略同,惟其说间有割裂失当之处,当补录入《间诂》也。光绪廿五年九月孙诒让记。”

③孙锵鸣(1817-1901),字绍甫,号蕺田,浙江瑞安人。道光廿一年(1841)进士,入翰林,廿七年充会试同考官,李鸿章、沈葆楨均出其门。廿九年任广西学政。同治元年擢侍读学士,二年为武会试副考官,三年罢官。后主苏州紫阳书院、金陵钟山书院、惜阴书院、上海龙门书院等院。著《东甌大事记》等。

奉 司 備 案 錄 近 有 三 篇 以 來 心 緒 甚 惡
 周 官 一 書 仲 氏 先 生 定 稿 可 以 上 者
 挽 狂 瀾 矣 若 幸 一 意 立 簡 括 以 中
 可 曉 矣 御 後 方 可 望 見 諸 施 以 回
 廖 浩 明 以 官 定 進 五 叔 務 不 能 後
 福 亦 毛 氏 連 連 有 不 其 事 依 可 進
 領 弋 仲 氏 先 生 希 不 及 乃 是 以 未

方 耕 理 而 婦 也 門 守 公 事 且 為 已 為
 舉 濱 方 元 畢 岳 也 移 進 即 詳 以 是
 涉 張 注 已 領 計 矣 集 田 年 仙 人 表
 亦 以 赴 想 漫 真 已 過 望 為 送 楊 政
 元 柳 氏 獻 以 以
 芳 福 五 期 人 多 為 人
 抄 什 多 為

文見第 80-81 页

船 山 遺 書 二 百 八 十 八 種 偽 清 兩 江 總 督
 曾 國 藩 刻 行 江 寧 先 生 秉 乾 元 之 德 直
 廢 興 之 際 潛 耀 制 作 網 羅 華 夏 今 之 先
 夏 自 其 黃 書 罕 夢 出 也 繼 大 氣 尼 父 呂 後
 蓋 一 人 耳 國 藩 生 其 鄉 里 而 為 獨 創 盡 力
 龍 滅 洪 氏 始 猶 石 保 氏 自 號 功 成 乃 悉 心
 從 逆 而 不 辭 晚 蓋 悔 也 而 刻 是 書 有 臣 和
 先 生 緒 言 道 教 雖 賊 賊 凶 悖 可 化 也

文見第 133 页

白 沙 子 集 六 卷 不 隸 所 得 也 平 生 不 尚 著 述 其 意
 多 寓 之 詩 或 見 之 書 札 中 蓋 至 道 無 名 有 名 而
 辯 証 起 自 宋 以 來 儒 言 相 軋 多 隨 門 戶 而 不 徵
 之 于 心 其 辯 証 又 無 法 度 今 人 依 依 苟 能 理 其 是
 非 白 沙 一 切 寓 之 于 詩 則 幽 競 不 起 而 人 庶 知 自 反
 儒 道 與 釋 老 異 同 亦 不 言 也 洪 氏 傳 其 學 始 有 因
 外 同 異 之 辯 其 在 白 沙 之 風 迹 矣 世 或 疑 白 沙 為
 禪 亦 戎 力 為 解 說 統 以 真 儒 雖 然 生 化 之 說 宋 明
 諸 賢 皆 執 而 愛 之 白 沙 不 免 焉 可 謂 豪 傑 貞 固 之
 士 于 孔 佛 皆 不 盡 也 章 炳 麟 記

文見第 132 页